

那个时候，我用一声叹息，
一种凄凉的感情送走了
我那昙花一现的初恋的幻影的时候，
我希望过什么，我期待过什么，
我预见过什么光明灿烂的前途呢？
——屠格涅夫《青春的呼唤》

陈平◎主编

XIN CAI NIAN ZUO PIN SHI NIAN JING XUAN



新概念 作品十年精选

GIRL 下

新概念十周年获奖作者新作精选
青春文学最强阵容集体华丽现身

323641

陈平◎主编

XIN GAI NIAN ZUO PIN SHI NIAN JING XUAN

新概念 作品十年精选

女版小说典藏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概念作品十年精选 / 陈平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742-355-3

I. 新... II. 陈...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962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新概念作品十年精选
主 编	陈平
策划编辑	朱光甫 陈宾杰
责任编辑	汤四芳 符双柳
封面设计	UPPER LIMIT ↑ lzw112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38
字 数	73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上、下册各 2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355-3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1998年—2008年,整整十年,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至今已经完满地举办了十届。从当初的一个杂志社发起的作文赛事蹒跚起步,发展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文大赛,在教育界及文学界具有深远影响。新概念的历程,见证了“80后”中国原创青春文学的发展与崛起。十年间,从新概念的获奖者中,闪现出无数文学新星。像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刘嘉俊、李海洋、刘卫东、白雪这些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皆出自新概念。“新概念”因此成为青春文学的一种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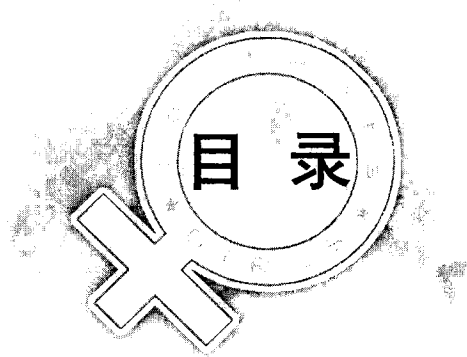
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办的时间——1998年,也因为新概念提倡的理念——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使得新概念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有了不解之缘。这些年轻的作者通过新概念发现,在沉重的课堂之外,他们还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且能得到专家们的认可。这无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解放运动。这场解放运动过于盛大,以至于“80后”这个简单的标签,肯定是不能完全描述整个8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的创作特征的。在时代的烙印之外,我们发觉“80后”与“70后”、“60后”没什么两样,“人性”拥有的一切,他们都拥有。写作方式及创作思想的改变,使得他们的作品显得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写作在失去了其在课堂上的八股形式之后,向着“人的文学”和“人文的文学”回归。

以纪念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十届为契机,我们在十届获奖者众多的新作中,经过严格筛选,编辑出版了本书。本书的出版,是对获奖者的最新创作进行一次全面的展示与总结。本书分为“男版小说典藏”和“女版小说典藏”两本,基本囊括了当代最活跃的“80后”作家,可以说是青春文学最强阵容的一次华丽现身。其文字或豪放或婉约,或华丽或质朴,在他们的笔下,青春与爱情、命运与理想,成为一场美不胜收的盛大的文字之旅。

在编辑过程中,李傻傻、金瑞锋是两个“非新概念”出身的作者。前者是80后实力派的代表性人物,以老到辛辣的语言着力书写流行之外的残酷但真实的青春著称;后者可能对大家来说陌生了一些,他是所有青春文学中的异类,以一颗孤独鬼魅的心灵,默默地探

索着文字与思想撞击的无限可能。两者在文字与思想表达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代表着青春文学甚至是文学的某一个方向,这是编者将其破例入选的理由。至于对一个小说的选本,为什么要收入刘卫东的两篇散文,读者只要沉下心去读一下刘的作品,相信就能明白编者的坚持。以编者有限的阅读,是将刘卫东视为“80后”最有精神底气与文化底气的作者。因为他,“80后”这个群体,将显得更加灿烂夺目。

我们的青春文学,曾经受过强大的哈韩文化的侵袭,也曾沉迷在对历史的戏仿中不能自拔,这些难以言说的彷徨,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原创性的严重缺失。但在商业文学的大潮中,始终有一群单薄却坚定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寂寞为文学证名,用自己的实力为青春放言,也用自己强大的思想为时代烙印。此书的出版,正是为以上精神留下文本的佐证,同时借此也向那些坚持本土的、原创的青春文学作者致敬。



白雪

002 ♀ 花妖

032 ♀ 饥荒的年代

林静宜

080 ♀ 芦花荡去来

095 ♀ 藤の恋

098 ♀ 青春祭坛

张怡微

110 ♀ 青春禁忌游戏

塞宁

124 ♀ 双面

王晓虹

138 ♀ 闻花丧胆

149 ♀ 花都开好了

马晶

154 ♀ 鱼吻

163 ♀ 童话

173 ♀ 一个人

177 ♀ 寻你

陈虹羽

飞的不是风筝 ♀ 202

虚空 ♀ 209

谁加罪了年华 ♀ 218

刘梦怡

一笑倾城 ♀ 226

李玉婷

我要我们来生在一起 ♀ 234

邱天

Faramita ♀ 240

阶梯鬼故事杀人事件 ♀ 250

莫知我哀 ♀ 256

邓若虚

少年 D 的境界 ♀ 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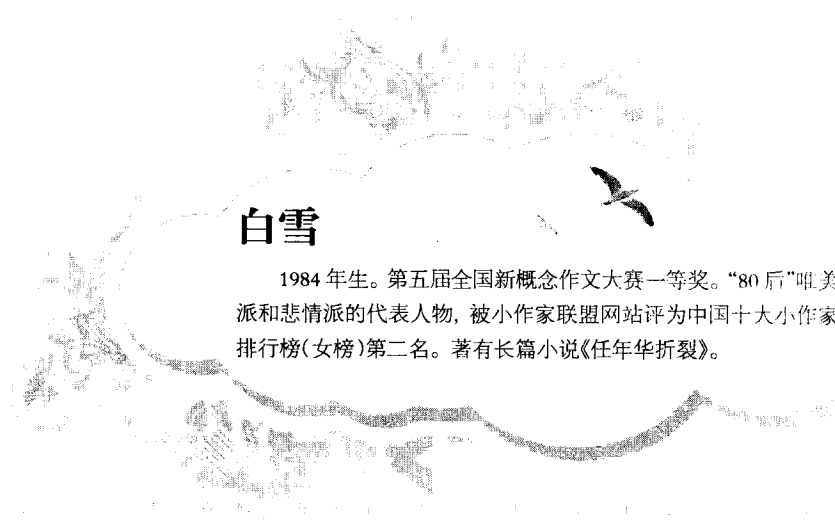
项雨甜

出走 ♀ 270

麻宁

七夕 ♀ 276





白雪

1984年生。第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80后”唯美派和悲情派的代表人物，被小作家联盟网站评为中国十大小作家排行榜(女榜)第二名。著有长篇小说《任年华折裂》。

☆ 作者自述

我可以趴在地上几个小时不动地写一个故事。没有桌子的生活，我可以回归原始。我要写小说，要一直写下去，我什么都没了，右手还能动。别笑我，我不够先进，带着乡土气，不上劲的气息，电脑摆在面前，可是只能用手写。原来全部的灵气在右手上。

☆ 主编点评

看白雪的作品，我们发现，她一直在用她雪一样冷清的心在文字中飘然起舞。她波涛澎湃的心，用缠绵、奇妙和瑰丽的语言绘成了一幅幅长卷，她的文字她的心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把读者淹没其中——跟着她的气息，或流泪、或流血、或窒息、或汹涌、或折断、或碾碎、或悲伤、或痛苦、或……让人撕心裂肺和无法自拔。

花妖

(一)秦汉

少年秦汉第一次对于灾难的体验是在他六岁那年。

天空中残留着农历除夕特有的喜庆气息，鞭炮的炸裂，南绝岭人家隐约的灯火，暧昧而温情。秦汉站在自家大院中，仰着脸看夕阳中逐渐黯淡的云朵，他恍惚觉得他的灵魂轰然洞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袭击了他。他的心变得狂躁不安，他开始在院子中四处转着，然后他奔跑起来，任呼啸而过的风将他的衣衫掀翻。

秦汉最终在小镇中那条路的尽头停下，他蹲下身去，抓起两手的沙土塞满了双耳，他张着嘴，痴痴地摇着头，面色中露出了莫名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感知。一群黑鸟扑着翅膀哗啦啦地飞过他的头顶，他挥舞着双臂高声呼喊着，远离我，远离我！他不知道，那时他的身体就像一个苍凉的惊叹号。

秦汉呼喊着我，远离我，远离我。然而有些事情最终按照宿命的轨道席卷而至，宛如时光不可替代。

当父母的身影出现在远方时，秦汉的面容松弛下来，他渐渐恢复平静，面带着微笑向父母的方向走去。但他始终不能为刚才那种不祥的预感而释怀，他缓慢地拖着步子，面向那属于他父母的最后彼岸。

秦汉终于看清楚了，他的父母在奔跑，疯狂地奔跑，亡命地奔跑，背后有几个黑衣大汉正挥舞着刀戈追赶。秦汉愣在原地，他再次抓起两把沙土塞满双耳，他以为这是结束，其实这仅仅是开始。待父母奔跑秦汉身边的时候，他们被追赶上了。黑衣大汉扬起锋利的刀，毫不犹豫地劈了下去。秦汉看见鲜艳的血染红了白荒荒的漠土，龟裂的土地得到了湿润的抚摩，瞬间绽放出了欣慰的血红色笑容。

父母面朝着秦汉倒下，他们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只呆呆地望着他，目光中流露出了绝望与太阳的温暖。秦汉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他不停地摇晃着头，趑趄地向后退了几

步，他嘴里低吟着，远离我，远离我。那个时候，某一只孤独的黑鸟在夕阳残照的西天边发出低沉的哀号。秦汉低下头去，艰难地思索了一会。他想，它哭泣了。

这是少年秦汉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他与他们近在咫尺，却连伸出一只手挽留他们的力气都没有。秦汉看着那两张惊恐地张大了嘴、目光凄惨的面庞，他立即能够想到六年前母婴分离的那一刻，生命的感知，流血的母体，还有他脆弱的头颅离开了温暖的子宫。秦汉走到那两张面庞前，轻抚着他们伤口边缘的血液。秦汉想，还是来了，这一切终于到来。

一个黑衣男子走到秦汉身边。秦汉仰起脸看着他，面容中没有一丝愤恨。他突然抓起秦汉的手，目光开始倾泄海水一般深深的愧疚。秦汉一下子记住了这张面庞，白皙的、瘦削的，秦汉看见他泪流满面，他低吟着，他们没钱，根本没钱。那男子的两腿顿时软了下去，他双膝就如泪珠一般瞬间砸在南绝岭这片神奇的漠土之上，留下了一些铿锵的沙痕。秦汉觉得它们像伤口一样，凛冽而隐忍。

秦汉的童年就这样过去了，残留了些许的鲜血，些许的灾难。

南绝岭是一个坐落在湘西的小镇，四面环山，常年湿润，信息闭塞，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秦汉在1904年的秋天出生在这个小镇中，对于那个年代，秦汉没有一点感知。他只隐隐觉得，那是命运的轮回，交错，还有宿命的流转。

秦汉会一直记得他在1910年第一次见到师傅秦楚的那一天，那个不满三十岁的男子面色柔弱，眼波流曳。秦汉偷偷地看他，他的眼角流露着女子的妩媚。秦汉惊叹，他美，他真美。

秦汉自此跟着这花旦名角秦楚学习唱腔。秦楚每日花很长时间把自己装扮成女子的模样。秦楚说，你试试看，你可否看到了旦已褒姒或玉环或飞燕的笑容？

秦汉流着眼泪后退，他大叫着，我不是，我不做这个！然后他疯了一般跑出戏班，奔到那条浸过他父母鲜血的路的尽头。

秦楚冷眼瞧着他的背影，不动声色地说，总有一天，你会习惯这一切。

少年站在大山的出口处，他仰起头，阳光把阴影投射到他的双眼中。他闭上眼睛，泪不自觉地涌了出来。他慢慢地蹲下身去，抱紧头，面对着祖祖辈辈世代代的南绝岭默无声息地哭泣，他的双肩在瑟瑟的秋风中孤独地颤抖。他觉得他别无选择，他觉得他没有退路。

黄昏的时候，秦汉回到了戏班，他对着师傅磕了三个响头，语气决然地说，我不跑了，再也不跑了。六岁的孩子，言语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坚定和绝望。

秦汉十六岁的时候，秦楚正式退居幕后，他每日研究一些歌谱词律方面的内容，深居简出。他看着秦汉这孩子十年来的成长，只觉得秦汉灵性太高，会镇着自己。但他始终默默地帮着秦汉，他期待着他替他创造花旦的奇迹，压了这股邪气。

是的，邪气，唱花旦的男子必带邪气，必遭诅咒，任是谁也逃不了的。秦楚苦苦地守了多年，抗了多年，最终在他四十岁的那一年遭遇了一切，然后一触即发，覆水难收。

四十岁的秦楚，依然是容貌绝代的男子，因为花旦的身份，他不敢爱任何女子。他只记得年轻的时候他见过一个穿杏黄色衣服的姑娘，他跟她半里路，然后那姑娘转过身泪流满面地说，楚，我知道你是楚，你是花旦名角秦楚。只是你我是断了缘分的人，你若不唱花旦，我此生嫁定你，现在却是悔之晚矣。

那姑娘在第二日沉湖自尽。秦楚隐约记得，几年以来他的戏台之下，似乎始终有那一片杏黄色在晃动。

秦楚在他四十岁的这一年遇见了药铺老板慕中阳。秦楚胸闷心烦已有多日，郎中看不出病因，耽搁了半年，反倒更甚了。他已略有放弃，只径自去药铺抓一些药来，吃了罢。

他对药铺伙计讲了病状，说只要安神定气火道稍淡的药即可。谁料有个声音在身后响起：秦先生这病，恐怕非药能够根治的。

秦楚回过头去，看见药铺老板慕中阳。只知道他早年中过秀才，跟笔墨打交道半辈子，后来走了仕途，命运就此多舛起来，因医药是祖传的，就又操起了旧业，来小镇南绝岭已是两年有余。秦楚道，依慕先生看，我这病可有治？

对于自己的身体先生应当比我清楚，自古心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好比一杯茶，我端给你，你喝了它，毋须多言，也就尽了我的意了。旁人断不可随便掺和的。

秦楚这才仔细看了慕中阳，他面貌英武，剑眉挺鼻，一举一动不像文儒，反倒是一派武官的豪气。秦楚感觉心底有什么突然潮湿了起来，面前的这个人，好似一下子看透了自己的灵魂一般。他几乎失控地去抓那中阳的衣袖开始摇晃道，慕先生救救我，救救我！

中阳心里道，这男子，我两年前看他舞榭歌台之上的风情哪里去了？

关于慕中阳的这段往事，秦楚亲口对秦汉讲述的只有这些，其余的，全是秦汉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他记得师傅秦楚与慕中阳就此熟识起来，来往了好一阵子，关系甚密。直到有一天秦楚突然对他说，你若决定走花旦这条路，就得承受人世间的一切苦，一生都不许悔，并且得断了你的爱，绝了你的欲望。

十六岁的少年秦汉愣在原地，他不懂得断了爱绝了欲望的生活该是如何，他只知道自秦楚与中阳相识以后，他师傅的面容愈发空洞。他在深夜起来给自己泡一杯茶，他痴痴地重复着中阳的那句，我端给你，你喝了它，也就尽其意了。

秦楚在不久之后坚决地告诉秦汉，以后那慕中阳慕先生断不可再进我秦家门，你替他拦着他！

中阳来了，中阳还是来了，中阳带着他的茶来看秦楚了。秦汉无奈地将他拦在门外道，慕先生，我家先生说不想再见您，请您告辞。

中阳面色凝重地望了望秦汉，他黯然地拿出他带来的茶，黯然地说，告诉你家先生，这丁忧茶是安身定气的，还可以解暑。这一道玫瑰花茶，色味浓厚甜腻，可以辟邪，但你家先生的身体，不宜多饮。好孩子，替我好生看护着他。

秦汉抬起头，凝住目光盯着中阳。他在中阳的双眼中看到了不一样的神采，他分明看见什么什么点燃了，又有什么什么熄灭了。秦汉那日已经知道，只是他不敢说出口，这火焰，就叫做爱情。

中阳走的时候，转过头来又看了一眼秦汉。那样意味深长的一眼过后，又是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孩子，你真像楚，你将来会替他毁了这个丑恶的世界。

慕中阳就此消失，他的药铺也随着他，迁离了小镇南绝岭。那是1920年的秋天，四十岁的秦楚病情就此加重，他终于死在年末。秦汉明白，他死于爱欲的折磨，那欲说还羞却又欲罢不能的爱。

师傅过世后很久，秦汉依然被年少时所遭遇的这段往事困扰。他记得师傅病重期间一再告诫他的，莫沾它，莫沾它！秦楚仿佛知道这个“它”指的是什么，却又不是完全清楚，他如从前一样喜欢在心底埋藏一些什么，不愿说出口，也不敢说出口。他怕某些真相会连他自己的心一并触痛。

只是秦汉后来还是沾了。他沾了它，并且深刻地沾了它，他替唱花旦的男子第一次这样淋漓尽致地承受了一遭。

秦汉最初见到灵异女子西夏的时候，是在宋家为庆祝寿典而搭起的戏台上。他早就听说南绝岭小镇中有这样一个女子，来历不明，父亲可能是满人，长年神色痴迷，给别人做蜡染衣服营生。

那日西夏伫立在人群中，穿一件桃红色的上衣，样式花色并不繁复，只是看起来刺眼。她身材灵秀，脖颈像白玉兰一般挺得笔直，双目炯炯，愣愣地望向戏台上的秦汉。秦汉从人群中把她一眼挑出。秦汉觉得她是一块失了光彩的美玉，眼珠是黑玉，嘴唇是红玉，面容是清亮柔细的白玉。秦汉记住了这张失魂的面庞，他分明看出她的双眼中有情欲划过的流光溢彩，她应当有怎样繁华的过往，她却即将全部忘却。

黄昏的时候，秦汉和小镇中的富家子弟一起吸鸦片。这是他生命中的另一种需要，鸦片能够叫他洞穿戏曲看到灵魂翩然飞舞的姿态。他开始向周围的人群暗暗地打听西夏，他逐渐知道了关于西夏的更多的事情。

在这一群男人的口中，西夏以一个媚惑的形象出现。她常年穿着自制的蜡染衣服，满头凌乱的长发披散着，露出一脸莫名的笑容，在小镇中苍凉地行走。多数时候她像一只倦怠的猫，面色疲惫，连开口讲话的力气也没有，她带着她满身的华丽，却从骨子里往外倾泄大片的忧伤。但是，毕竟有少数人见过西夏热烈而疯狂的一面。那些男人们，那些纵酒狂歌，那些空虚度日的男人们，对西夏的这么一个反常的形象保持讳莫如深的态度。也许一切，不过是为了证明，这个叫做西夏的血统不纯正的女子，也曾炽烈灼烫地燃烧过。她尖叫着期待这样一种燃烧，一种生命的放纵，她并不知道，她的面庞因为过度的兴奋而呈现一种死亡的绯红。

西夏的染坊在小镇边缘的山岗后。那山岗因为她的居住,因为她彩色的染料废水的灌溉,生长出一大片色彩纷复、花瓣硕大的花朵。那是一些鲜艳得有些诡异的花朵,香气浓郁而剧烈,人闻过以后都会产生奇妙的幻听。这时候小镇中的人们都不知道,这种花朵,就是传说中的可以见到前世今生的罂粟。而小女子西夏,俨然成了第一个把灾难播种进南绝岭镇的罪人。

也许所有人都会记得1920年某一个初冬的黄昏,那是一个寒冷晦涩的日子,天边一定会很配合地出现一朵灾难的阴云。身体中流淌着太过复杂的血统的西夏,在那一日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她脱去亲手蜡染的淡蓝色上衣,脱去了遮掩她隐私的最后一件衣服,而在诸多的男人女人们的瞩目中,疯狂地奔跑于小镇中的每一个角落。西夏的目光如烈日一般坦然而伤痛,她带着她那闪着华美情欲之光的胴体,颇有些骄傲自恋的意味。西夏的身体似一朵丰硕甘美的花朵,向外摇曳着醉人的汁水。男子们为她丢了魂魄,女子们为她断了肝肠。她是雪,更是玉。

西夏最终在染坊旁边的山岗上停下,她把她的身体埋藏进罂粟的花枝中,她恬静地微笑,落日的余辉为她镀上了神奇而美好的光环。她忘记了那是寒风开始凛冽的初冬,湘西的初冬更多了一丝缠绵的阴冷。她不知道她红玉一般的嘴唇已经爬满了黑青的忧伤,她不知道她的双肩颤抖得足以将花瓣震裂。

后来是一个没有名姓的男子给西夏送了一件衣服。当他将西夏裹紧,抱进染坊的时候,西夏酝酿已久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男子抱着女子,纯血的男子抱着杂血的女子,一起穿越飞舞着爱与毁灭的罂粟花地,穿越色彩斑斓的蜡染的大块布匹,穿越因为情到悲处而落地有声的泪水,共同走向某一个未知的彼岸。

这个没有名姓的男子最终远离,他能够给予西夏的温度,不过是过路的时候顺手递一件冬衣。西夏依旧是众人眼中的那个神情恍惚、古怪离奇的女子。她掌管着一整片山岗上的花朵,没有人知道药是毒。

秦汉在事隔四年以后努力回想1920年的年末,在西夏脱去衣服的那美丽的一刻,他究竟在忙什么而使得他错过了这等深情而意味深长的往事?秦汉终于回忆起来了,1920年的秋天,他的师傅秦楚与药铺老板中阳决绝地分手。那一年的年末,秦楚死去。

秦汉后悔,他真的悔,他剧烈地悔,他悔那用一件衣服将西夏裹紧把起的男子不是他。他敢保证,如果那是他秦汉,那么他给予西夏的,将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温暖。

我的血,在她那更冷的心里,能发烫。我要成为太阳。

秦汉想起那日在戏台之下专注仰望自己的西夏,那个明显妖艳却忧郁的女子有着出离人世的神情。她以一个精神分裂者的身份突兀地出现在了小镇南绝岭;她独自守望一个繁华似宫殿的染坊;她第一次带来了那种与灾难谐音的花朵。她的,她的,这些属于女子西夏的事物,均以奇怪的姿态呈现在了二十岁的秦汉的脑海中。秦汉在上妆的时候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做一个像西夏这样的女子,对任何人来说都将是这样残忍的一件事情。

做女子不能如西夏，正如做男子不能如秦汉。这一点秦汉很早就认识到了。

那一日就在吸鸦片的瞬间，周围的很多男子都在吵闹，秦汉压低了声音轻轻地问了一句：要是想让西夏流泪，你们说我该用什么办法？

一刹那，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默默地望向秦汉，这眼神倦怠而又同情。

有人说，砸了西夏的染坊，她必然哭泣。

也有人说，西夏天天都在那片花地上睡觉，毁了她的花朵，她一定会悲痛的。

最后开口的，是宋家面容白皙的三少爷宋玉，他低着头，摆弄着手里的烟袋，淡淡地说，你去吻她，你让她感到爱情，再感到绝望，她的泪水会为你泛滥的。

秦汉一下子仰起脸，面色庄重地问，如果我吻了她，她仍旧不会哭泣呢？

宋玉磕灭了手中的烟，鄙夷地一笑，道了一句，那说明你不是男人，或者她不是女子。然后宋玉站起身，抱紧他削瘦的双肩，像一条失去了重量的黑鱼，轻灵地远走。他的长衣长衫在空中苍凉地摇曳不定。

秦汉立在原地，痴痴地重复道，你们知道，我是，她也是。我是，她也是。

人群中爆发出了空洞而幸灾乐祸的哄笑。在这样的一种笑声中，秦汉暗暗地发誓，如果不能够叫她流泪，那么就守护她不让她再哭泣，这将是一件同样艰难而伟大的事业。

事业，秦汉打算就此为西夏成就一项事业，一项他从来没有沾染过的事业。

宋家是小镇中唯一挂龙旗的家族，本来是汉人，早年老辈人随清军打仗，被满清封了镶黄旗。清帝退了以后，为了表示不忘祖恩，仍按照旧式的规矩起居生活，穿着打扮，俨然构造了湘西小镇中一个依旧奢华富丽的清室世家。

宋家的人丁一向繁冗，宋玉这一辈中，五个儿子与两个小女儿，个个出类拔萃，神采飞扬，却又分明洋溢着某种怪异的不可言传的气息。宋玉是唯一面容白皙，削瘦不堪的宋姓男子，通诗词格律，长歌赋琴谱，容貌中有孩子一般的天真。常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路，偶尔会对陌生人露出邪气的笑容。

早些年宋玉就与秦汉熟识。一个是品牌不正的满清遗腹子，一个是唱花旦扮女子的男子，灵魂中有了那样一点点惺惺相惜的通透，交流起来多用眼神，流曳的几瞥便已心知肚明。宋玉总是默默地帮助着秦汉，提示着秦汉，他的鄙夷的眼神、嘲讽的话语，不过是始终为了把秦汉隔绝在某一个灾难之外。也许宋玉长久从未习惯的，便是用这样一种将人情冷淡的方法。宋玉的血凉，比玉凉。

秦汉在为宋家老爷子举办的庆寿戏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离开宋家。他与那个有着郁郁寡欢神情的三少爷宋玉并肩而走，沿着城墙投下的巨大阴影踩出了一路的落寞。

你决定如何？宋玉抬起头，凝住双眼望向秦汉，问了这样的一句。

什么？

我是说西夏。你不会没有打算吧。

秦汉的身体突然向前趑趄地倾了一下。他停下脚步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只觉得她不会叫西夏,她一定不是西夏,西夏不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你说,那她应该叫做什么?

她,应该叫做小妖。

听了秦汉的这句话,白面男子宋玉一下子靠在了墙边。他咧大了嘴,笑得剧烈而萧瑟,同时面容中闪过几丝不易察觉的阴影。秦汉立在他的面前,呆呆地望着他,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宋玉突然向前迈了一步,把秦汉一把推开,他只说了一句,你好自为之吧!然后掉转过头,朝着与家相反的方向,决绝地越走越远。

秦汉想他一定又去绝岭峰听云朵破碎的声音了。秦汉知道宋玉的这个习惯,一直都知道。正如宋玉很早就知晓秦汉的性情一样,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会对着镜子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柔媚的女子,一个看起来似正在悲痛伤情的绝色女子。

宋玉离开后,秦汉一个人沿着这个潮湿的湘西小镇懒散地行走。在这个清离的黄昏,他的心底突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感情开始无以复加地膨胀。他感觉他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深切地思念某个人。他竟然预感到了离别,一种从未发生却注定分开的离别。阵痛以巨大的阴云状的姿态在瞬间袭击了秦汉,六岁时父母被意外杀害,十六岁时看着师傅因爱欲而被折磨死,这些将他的命运带进一个奇幻的轮回的人群都不曾给他如此痛的一种感觉。

秦汉在心底声嘶力竭地呼喊,小妖!西夏!

奇迹就真的在秦汉无限期待的这一刻轰然降临了。秦汉恍惚闻见了一股弥散进奇异薰香的花朵气味,他猛然抬起头,竟看见那个身着桃红色蜡染衣裙的女子西夏自他面前奔驰而过。西夏的奔跑姿态是一幅流动得疾速的画面,但秦汉肯定他看得无比清晰。那桃红色的丰硕的摇曳的身体,那在风中美艳却绝望的一张面庞,除了西夏这甘甜而辛辣的女子外,还能再有谁呢?

秦汉随着这一闪而过的桃红色奔跑起来,他目光坚定地跟着这股腥甜的薰香。他告诉自己,西夏,西夏,我要抓住她!

混血女子西夏在这一刻猛然停下,她回过头去,眼神中的那一派凛冽令秦汉大惊。她长发散乱,鞋子跑丢了一只,面色痴痴地直望向秦汉。月光倾泻到了她的脸上,便瞬间反射出了苍白的毁灭的光芒。更重要的是,秦汉亲眼看见了,此时的西夏正毫不设防地坦露着上体,她像一樽玉雕的圣女。

秦汉走近西夏,把她的蜡染衣服为她重新套上,并脱下自己的衣服将西夏裹紧。他抱着她,顺着那被她种满无数罂粟的山岗,走向她的染房,她的浸染灵魂、涂抹爱情的染房。

一刹那,秦汉的面庞与西夏的面庞贴得如此之近。秦汉抱着这个没有重量的女子,他竟觉得已有前世今生这般长久。他看着她,她眼神惊慌,嘴唇颤抖。他低吟道,西夏,不怕。西夏,不要怕,我是那个注定作为你的太阳的男子。

西夏的长指甲深深嵌入秦汉的皮肤中，正如她的疼痛已深深根植于秦汉的血骨中。她依旧面容呆滞，脸上的表情凝成了一个灾难的符号。她突然开始在秦汉的怀中挣扎，她捶打着秦汉；用她的双手去挖他；用她的牙齿去咬他，喊道，痴人，痴人，远离我！我已许配给了罌粟，许配给了染池！

秦汉的脸在瞬间变得血肉模糊，他用双手去护他的眼睛。西夏一下子掉了下来，重重地摔在了南绝岭这片神奇的漠土之上。西夏的衣裙再次凌乱，神情再次破碎。她迅速爬起来，提起长裙，甩掉另一只鞋，就如最初那般向着远方激越地奔跑，一下子撕破了整片夜的寂寥。

在很久很久之后，她的残留在星空之中的诅咒才一点点地传入秦汉的耳中——世间碰我魂魄之男子必遭横祸，世间伤我性灵之男子必得死亡。远离我，远离我。

秦汉站在原地，吐尽嘴里的血水，恨恨地道了一句：婊子！我的灵魂甘愿被你毁，只是我的这张脸，是我的命哪！

这一日深夜秦汉回到戏班子之后，辗转反复，怎么也睡不着。他起床，在月色中对着镜子，往受伤的脸上涂抹彩妆。每一道伤痕之上，他都要深深地画上一笔。他并不知道，他这样做什么也留不住。他趴在窗棂上，仰望苍苍莽莽翻涌着墨蓝色欲望的夜空，任泪水在他浓妆的面庞上纵横出了肆意的沟壑。

凌晨四五点的时候，早起的小童发现了浑身已经冰凉的秦汉。他们将面容似痴了一般的他扶到床上，师傅，你这又何苦，何苦呢？

没有何苦，他只有甘愿，若问秦楚当年与慕中阳的那一段往事，秦楚又哪里会讲何苦，讲后悔呢？！

小童们慌乱地为秦汉清理伤口。秦汉看着这一群尚且年幼的孩子，他们都与自己一样，因为各种无奈在幼时就开始学唱花旦。秦汉突然疼痛，他对这一帮不谙世事的孩子高声怒吼，莫沾它，莫沾它！

莫沾它。这似乎已经成了唱花旦的男子间一句传承的言语。它本是一句警告，可是因为没人能够逃得脱，没人能够忍住不去沾，这句话已俨然有了咒语的味道。

西夏，要怎么让你知道我耐不住不去碰你，要怎么让我告诉你我此刻思念你而把我的心思念得要紧的疼痛？

秦汉就此休养了整整一个月而没有见外人，他只偶尔在戏班子内部露面。因为他的脸，他是绝世的男子，他的脸胜于他的命。宋家三少爷来看过秦汉数次，他们只泡一杯香茗，就可在密室里长谈一夜。小童们一次次听见密室中传来剧烈的争吵声、厮打声、或是压抑的哭泣声，但是在清晨到来的时候，他们又会看见秦汉与宋玉肩并肩地走出来，面色是一片隐忍的平和。

宋玉对着秦汉感叹道，宿命，真是宿命！当初你家先生就告诫你莫沾它，而西夏自己也提醒你要远离她。你不听，你始终不肯听，你最终忍不住去招惹她。你看你现在的这般痛，

是报应,更是代价。

秦汉低头不语,两手紧紧地抠住膝盖骨,上身轻微地颤抖。他忆起那一片媚惑的桃红色,在星月童话一般的光辉中袒露出赤裸的上体,还有她呆滞的面庞,她满含愤恨的诅咒。秦汉暗想:叫你这个混血女子如此迷离多情,那也怨不得我对你念念不忘,对你处心积虑了。

宋玉似看透了秦汉的心思一般,他靠在石桌上,耸着削瘦的双肩,讳莫如深地微笑,笑容深沉而内敛:你若不怕那前世的诅咒,那你只管奔到西夏的面前,只是你不要忘记秦楚与慕中阳是怎样的结果,不要忘记你的花旦出身。

秦汉的面容一下子愤怒了起来,他冲过去揪住宋玉的衣领吼,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提醒我是个唱花旦的,你鄙视我?你说对吗?

宋玉的两行泪水直刷刷地就下来了:我鄙视你?我与你相识如此多年,到头来你只认为我鄙视你?当初是谁说过只有你才能够看到彼此的灵魂?又是谁说过此生也只甘愿被我这样看到灵魂?你都糊涂了吗?你全部忘却了吗?你若是爱那西夏爱到这般不分好歹、难辨是非的地步,我倒不如替你杀了她,免得她再来祸害你!我对你是怎样的情谊,难道你会不清楚吗?

秦汉愣住,伸出手去揉宋玉那张柔软苍白的面庞,他的脸就像苍茫的海水中被浸泡得肿胀的花朵,有着一种一触即发的破绽的姿态。我懂,我知道,我清楚,我明白,我没有忘却,我全都记得!只是你知道我的艰难吗?我已是被西夏掏空了魂魄的人,救不得了,你放了我,你让我去爱她吧。我那样得割舍不下,割舍不得。

你想做的事情,我哪里有过阻拦的时候?哪次不是一无退路地支持你。我知道西夏美,西夏妖,你恋她。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好好地爱,只是你别忘记,当你受伤的时候,我这里始终有你而存留的纱布和药水。你的血,最终还得我来止。

秦汉不是忘记了宋玉是那个能够将他鲜血止住的人,只是秦汉知道,宋玉自己本就是一个脆弱得血流不止的男子。秦汉不忍让两个人的鲜血流到一处,因为他清楚那样的繁华过后,毕竟有太过苍凉的底蕴。

一个男子,与另一个男子,是不该有这样的暧昧苍凉。

秦汉在某一个空灵的黄昏第一次去染坊看西夏。那是花朵泛滥的晚春,所有的花都绽放成了破裂的姿态,只要轻微地触碰,便会有大片花瓣的尸体铺天盖地。罂粟,只有罂粟顽强地守望在西夏居住的山岗上,时刻翻涌着死死生生的腥红色欲望,肆意而放纵。秦汉在这种死亡之花甘苦而清冽的气息的指引下,一步步地接近被无数男人形容成迷幻曼妙的西夏的染坊。

染坊的大院中摆放着几口巨大的染缸,刚好能够没进去一个人。染缸中装着颜色各异的水,色泽鲜艳绚烂,像女子沉迷绝望的面庞,上演各色的爱情。秦汉站到高凳子上,把头伸进染缸中去,他分明闻到了同罂粟一般腥甜清苦的薰香。秦汉突然有了一种头昏目眩的